簡析三本基督教文學創作

張光譽

第一屆中國基督徒作家研討會，曾於去年歲末，分別於淡水高爾夫俱樂部新館及臺北美軍軍官俱樂部，以三天的時間，討論中國基督教文學創作的方向。會中並提供「沉默」、「綿羊山」以及「恨與愛」三本小說（前後兩本爲天主教文學創作）來研究分析。參加的作家計有陳紀瀅、黎世芬、朱西寧、趙滋蕃、周增祥、張曉風、繁露、蓉子、劉慕沙、朱佩蘭……等二十位。筆者曾於會中班門弄斧，以基督教的觀點，簡析這三本小說的形式與內容。茲就記憶所及，摘錄於後，俾便就教於更廣大的先進朋友與讀者。

沉默

——遠藤周作著，朱佩蘭譯，道聲百合文庫

「沉默」一書取材於日本德川時代天主教徒的殉教歷史，描寫幾位天主教司祭與日本信徒在十七世

紀的長崎所受之迫害。本書主人翁，葡萄牙籍天主教司祭羅洛里哥，是根據眞實人物裘傑貝•卡拉而塑造出來的。雖然書中內容與史實不盡相符；但大體上都依照裘傑貝•卡拉爲了尋求費雷拉神父，偷渡日本傳教後被捕棄教的經過寫成的。

「沉默」在日本新潮社出版時，卽引起各界激烈的爭論。銷售四十萬本，是新潮社十大暢銷書之一，曾獲「谷崎文學獎」。迄今已譯成英、法、瑞典、挪威、波蘭、荷蘭、西班牙、丹麥等國文字。並在日本拍成電影，賣座甚佳。

關於本書，筆者所要探討的範圍只有下列七項：

㈠本書的敍述觀點

「沉默」一書既然標榜爲根據眞實人物事跡而改寫的，作者最主要的筆觸，當然要力求逼眞。因此，作者利用「前言」概述一段史話之後，便以主人翁羅洛里哥四封長篇累牘的書簡，直接用第一人稱敍述。親自報告他們抵達日本以後的種種悲慘遭遇。直到他自己被捕以後爲止。幾乎佔據全書一半的篇幅。

接着，因爲被捕後，無法書信，所以作者改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描述羅洛里哥被禁錮期間，日本信徒的種種殉教情形，以及羅洛里哥如何被日本行政長官筑後守等人的威脅利誘。直到他不忍心日本信徒的相繼被吊刑，而決定棄教，並與他原來所要尋找而早已棄教的費雷拉神父見面。在日本同過一種處處被監視的妥協生活爲止。結束了本書的高潮部分。

最後，爲了再增加眞實感起見，作者又利用很少的篇幅，以一位荷蘭商舘舘員約納先的日記，補述主人翁羅洛里哥棄教時的背景，以及他棄教後改用日本姓名並娶日本妻子的種種經過。然而，不知何故，日記寫到元月三日最後一篇時，居然跳出了寫日記的客觀敍述觀點，而變成全知觀點，連羅洛里哥思想感情的心理狀態都不厭其煩地加以刻劃。這種處理不啻爲一種很大的疏忽。也是「沉默」一書在體裁形式上美中不足的地方。

㈡本書的結構與佈局

「沉默」的故事，開始於主人翁羅洛里哥獲悉費雷拉神父在日本受「穴吊」的拷問而宣誓棄教後，決定親赴日本查尋其眞象。然後經過他與日本信徒的幾番接觸，親身感受到有關天主教信仰在日本的種種痛苦與煎熬。終結於他不得不爲了挽救日本信徒而忍辱踐踏「聖像」，並重蹈費雷拉神父的覆轍而贖

然棄教。

這種從追尋別人命運的謎底，到無形中自己反而陷入命運的圈套。正如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在追查兇案過程中，發現自己原爲弒父娶母的兇手的結局，同樣具有震撼力和壓迫感。不過，後者純屬命運的捉弄。是完全在超自然的意志力量所驅使下而產生的無可避免的悲劇。前者却完全受制於人爲的意志力量，而不得不以重蹈覆轍的行爲途徑，來發現與瞭解自己所欲追尋的答案。因此，便更令人悚懼難忍了！且此種悲劇的下場，也並非僅止於伊底帕斯王無可奈何的自剜雙目和自我放逐而已。「沉默」的作者不禁要更進一步去爲它發出顫慄的呼聲：「上帝爲什麼沉默？」

㈢基督的投射作用與信心的結合

人類的信心有來自其本身的意志與外在的激勵兩種力量。大凡有宗教信仰的人，多半承認自己的意志是軟弱的，必須仰賴於至高無上的外在力量，方能使自己站立得穩。此種至高無上的外在力量，便是超自然的上帝力量，一般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的信心所憑藉的大致有三方面的上帝的力量。即上帝所默示的話語（聖經）、上帝的應許與見證、以及耶穌基督本身的榜樣。「沉默」一書的作者替主人翁羅洛里哥選擇的信心力量便是耶穌基督本身的榜樣。因此，從故事的開端到結束，無時無刻都有耶穌生前的典範投射於羅洛里哥所經歷的大小事件上。做爲他主動行爲的前導。同時，也構成本書情節進展的推動力量。這一點和非基督教文學的一般小說迥然不同。尤其和充滿壯烈毅力的悲劇英雄是大異其趣的。我們實在不能只把「沉默」一書當做描述宗教衝突的小說看待！

㈣天國的盼望與人性的弱點

人類不能沒有盼望而活着。但人類在世上最大的盼望只構成他對世人所能設想的崇高理想。宗教信仰却使得人類的盼望更提昇到天國的境界。「沉默」一書所描寫的殉教角色，都充份表現了堅信上帝在天國悅納他們的所行所是。也都能慷慨就義，毫無怨言。這種天國的盼望，是屬於超理性的認知。它可以突破死亡的威脅，勝過死亡的吞噬。然而，一旦理性加以干預時，便大大地削減了這種對天國盼望的信心基礎。所以，其他大部份的信徒，都或多或少的暴露了他們的人性弱點。這些人性的弱點，在面臨敵對的死亡威脅時，便表現爲三個不同層面的應變。最低的層面是以

窩囊如乞兒，一直被衆信徒所排斥與唾棄的日本信徒吉次郎爲代表。他是經不起任何考驗，但又捨不得放棄信仰的徹頭徹尾的弱者。他可以像猶大出賣耶穌那樣出賣司祭羅洛里哥。事後却又充滿了懊悔。只要不必殉教，在任何情況下，他都願意含辱再回到羅洛里哥的面前請求贖罪。此一層面所代表的人性弱點，乃是象徵着個人單獨信仰宗教的不可靠性。換言之，宗教信仰若只表現爲個人精神上的寄託，那是十分自私、不穩定而危險的！

其次，中間的層面是以一羣有組織的友木村等信徒爲代表。這是一種無形的教會。在當時日本掃蕩天主教的壓力下，化明爲暗，悄然團契，並不惜犧牲生命來掩護司祭羅洛里哥。但是他們的犧牲和容忍也有其極限。最大的極限，便是負責團體安全的領導人物（村民管他們叫「爺爺」及「父親」的。）自覺對團體的保障受到嚴重威脅時，他便在保護團體與掩護他們精神核心的司祭羅洛里哥雙方面發生矛盾而動搖，甚至完全喪失了對天國的盼望與信心。此一層面所象徵的人性弱點，正好介於自私與捨己之間。逐漸由超理性的認知降到理性的逃避。而不得不向死亡投降。這說明了團體的宗教信仰，若只表現爲團體安全的保障時，其信仰便逐漸變質，並且無形中貶低了其所信仰的上帝之地位！

「沉默」一書，最高層面的人性弱點發生在司祭羅洛里哥身上。他是一個牧教聖工的人，也是維繫全體日本信徒的精神核心。按理，他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辜負信徒的仰賴，不能動搖信徒的信心而暴露了人性的弱點。事實上，羅洛里哥無論在個人的捨己與帶領信徒的職責雙方面，都幾乎盡到了最大的奉獻。然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當日本行政長官筑後守最後以「穴吊」的酷刑來換取羅洛里哥的惻隱之心時，貴爲司祭的羅洛里哥也開始軟弱下來。終於忍痛踐踏耶穌聖像而宣佈棄教了！這一層面的人性弱點，象徵着責任心的最大張力仍然是有其限度的。這說明了信仰的核心如果完全依附在牧教聖工或其他教會領袖人物的職責上，那麼，信仰仍然無法超越理性的認知，直達上帝的意識領域。

㈤從形式的棄絕到心靈的開啓

信仰不是一種形式。但信仰離不開有形的儀文。儀文儘管可以簡化與改進；但始終沒有一個宗教可以完全撇開儀文而存在。因此，信

徒往往會在信仰的形式上發生錯覺。甚至以形式代替信仰的全部。變成了很危險的偶像崇拜。「沉默」一書所描寫的是宗教組織形態最不明確的天主教被迫害時期。因此，其信仰的儀文幾乎已經被簡化到沒有任何跡象可循。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把瑪利亞或耶穌的聖像當做信仰的憑證——一個僅存的信仰形式。所以，一切悲劇的基礎也就完全建立在對此聖像的崇敬或褻瀆。無論是信徒壯烈的殉教，或卑怯的棄教，都決定於是否踐踏了此一聖像的事實。這到底是不是信仰的本質呢？信仰的本質是否非依附在任何形式不可？否定信仰的形式是否就否定了信仰的本質？這些都是「沉默」一書所要探討的主題之一。但是，不管怎樣，信仰的出發點在於個人心靈的開啓。如果信仰完全被形式所蒙蔽，則因棄絕形式所產生的震驚與錯愕反而開啓了封閉的心靈，直接與自己所信仰的上帝有所接觸，那倒也不是壞事。這便是「沉默」一書作者遠藤周作所大膽假設的吧！

㈥沉默的意義與棄教的代價

沉默是一種現象。正面的意義是上帝無所作爲。反面的詮釋是上帝等於空無或死亡。到底爲什麼上帝會沉默？上帝的存在是要如何加以證明和肯定呢？**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壯烈的殉教便成爲最唐突的盲目行爲，信仰便成爲自慰的美夢。但，如果上帝確實存在，那麼祂又何以如此殘忍呢？難道祂在俯看那些備受酷刑犧牲的信徒殉教行爲，依然還會無動於衷嗎？**這是本書作者借着主人翁的遭遇所要探討的另一個極其嚴肅的主題。假若作者能够明確地揭開上帝沉默的理由，那麼便同時揭開了上帝存在的奧秘了。但是作者沒有這麼做。作者只讓主人翁羅洛里哥以最後的棄教行爲來試探上帝的奧秘。這就是本書最高的手筆。人無法以殘缺的智慧去認識全部上帝的奧秘，否則便等於瞎子摸象，但人又不甘心停止在理性的認知階段去接受上帝的一切安排。因此，只好冒險以背逆的行爲來消極的試探。這才是本書主人翁棄教的眞正代價。而不是僅僅爲了不忍心讓信徒的悲慘犧牲而已！在這種背逆的試探結果，沉默才構成一種意義。那就是上帝的最大容忍。上帝確實是存在的，但祂所給我們的一切答案都要等到將來才能明白！

㈦宗教與政治以及宗派的鬪爭

宗教與任何非宗教的因素結合

，都是一種不幸。這也是本書所要加以警醒的。因爲一切宗教與政治的衝突，乃至同一宗教中不同宗派的鬪爭，都是由於宗教本身的功利價值所引起的。所以難怪本書中那位日本行政長官筑後守要以「醜女爭寵」來形容天主教與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情形了。關於這一點，讀者經常耳聞目濡，實在不必再費筆墨來贅言了。

綿羊山——三浦綾子著，朱佩蘭譯，道聲出版社出版

「綿羊山」是三浦綾子繼其暢銷名著「冰點」後的第二部小說創作。書中描寫幾個大學剛畢業的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表面上是一本最淺顯的小說；但實際上它和一般通俗小說不同。因爲裏面蘊藏着基督教的眞理。（不只是教義而已。）筆者願意就三方面來加以簡單的剖析。

㈠家庭背景的影響與生活思想的模式

「綿羊山」一書中的男女主角有奈美、良一、竹山、京子和輝子等人。其中良一和京子是親兄妹。竹山是外地來的單身漢。因此，主要的家庭背景有三：卽奈美及其父母；良一與京子及其母親；輝子及其父母。這三個家庭背景都非常特殊。奈美的父親是牧師。她從小在一個善良的基督教家庭裏生活。天眞無邪得像她所喜歡的童話那樣純潔。甚至根本不明瞭什麼叫做「惡」？良一和京子的母親是經營小酒家的女老闆。這種職業對子女自尊心的傷害，是不言可喻的。至於輝子的家庭，本來是個富裕人家；但不幸的是輝子的父親與良一的母親併居，使得輝子母女受到了精神上的嚴重創傷。這樣迥然不同的特殊家庭背景，便絕對地影響了其子女的生活思想模式，而表現爲對現實生活方式的肯定與否定。其中，良一是肯定並接納他母親的敗德生活的。他對玩弄女性愛情的不負責任，可以說完全是他母親敗德生活的延續與擴張而已。另外，奈美的父母親耕介與愛子，也選擇性地肯定並接納了她女兒奈美的離家私奔。他們之所以寬恕其容忍。並非因爲他們是牧師夫婦。而確實只因他們是過來人，曾經一度在敗德邊緣獲得拯救。所以他們也同樣冀求自己女兒在敗德邊緣會獲得類似的拯救。此外，奈美、京子與輝子三個女主角則全部是對現實生活力加否定

的人。不過，在否定當中，有的表現爲一種逃避的狀態。諸如京子與奈美。前者在逃避敗德的母親所給予自己的羞辱；後者在逃避牧師家庭所給予自己的束縛。有的却表現爲一種報復的手段。這就是輝子的態度。她不惜「以身試法」地拿自己的貞潔去換取良一與奈美的精神痛苦。她在這一對情侶身上，扮演良一的母親的敗德角色。有意使得上一代的愛情悲劇在她的操縱之下繼續重演。

㈡救贖的經過與信仰的確立

在上述幾個主角人物的生活思想模式中，我們看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救贖。那些糾葛與衝突都需要獲得適當的化解。換句話說，就是小說的結局需要在愛的統攝之中進入和諧。但是在一個基督徒作家的筆下，這種救贖的功能絕不會輕易地落在一切人爲的力量上面。相反的，我們却在人力的失敗以後，方才看見上帝的救贖得以完成。幾乎每一個主要角色都從極其强烈的自我意識出發，執拗地導循自己的思想軌道去生活。然而結果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失敗了。奈美以爲「愛一個人，我總會啊！」結果却敗在良一的欺騙與凌虐之下；良一自以爲可以恣意玩弄女性的愛情，結果悲慘地敗在輝子的報復手段中，吐血病倒了。痊癒之後，又逃不過輝子的下安眠藥而凍死路邊；竹山一向以鄙視良一的姿態和他做愛情的競爭。但是他最後也失敗了，自信只徒然變成可笑的自私而已！至於京子與輝子，她們本來就掙扎於失敗的邊緣，想要逞强就更不容易了。這樣，他們無論愛和恨都徹底的失敗了。而且，失敗到一個地步，使得自我意識完全破碎了。在這樣一個地步，上帝的救贖方才顯明出來，信仰的基礎方才確立起來。同時，在這裏，我們也看出上帝救贖的步驟都因人而異，良一代表罪惡，竹山介乎善惡之間，奈美則屬於善的一面。在不同的層面，上帝也顯示不同的角度讓他們逐漸發現祂的眞理。良一是縱慾病倒之後，在上帝的啓示（卽超理性的認知）中首先蒙恩得救的。竹山一向以理性的認知想瞭解上帝而不可能；但最後，却在良一的遺作——那幅繪着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良一浴着基督的鮮血，仰望基督的畫像中，悔悟了應該「磊落地喜歡良一的信仰。」至於奈美，那是純粹像聖經裏面，「浪子回家」的故事。在迷失之後重新肯定並印證了她的信仰。

㈢愛與寬恕的體認及其實踐

人類的自私是一切恨的根由。需要愛與寬恕來補償。但是作爲一個基督徒，他必須承認人的愛實在是很有限的，絕對的寬恕更不可能完全做到。那麼，我們要如何藉助愛與寬恕來消弭自私與恨呢？雖然奈美說過「愛一個人，我總會啊！」她也瞭解母親愛子所說的「愛就是要使對方有所作爲。」以及父親耕介所强調的：「愛也是饒恕，不是一次或兩次的饒恕，而是要繼續不斷的饒恕！」她更從父親夜夜不鎖門盼望她早日回心轉意的事例上體認到多麼感人的愛與寬恕。然而，不管怎樣，直到良一臨死前的剎那，奈美依然無法去愛良一。她必須看到上帝的愛與寬恕，和上帝的愛與寬恕相結合以後，她才能藉着十字架的功能去實踐愛與寬恕的眞諦。因此，「綿羊山」這本書所有錯綜複雜的糾葛，所有的自私與恨，全部歸結到良一的遺作，那一幅耶穌釘十字架爲世人流血的畫像。並在這畫像的隱喻之下，被鮮血一般眞正的愛與寬恕所洗淨了！

恨與愛（又名「毒蛇之結」）

——莫瑞亞珂著，張秀亞譯，光啓出版社發行

「恨與愛」這本書的內容，正如它的譯名，是在描寫「恨與愛」。這是再鮮明不過的主題意識。然而，就宗教的觀點看，筆者必須在此一非常淺顯的字面上，再提醒讀者注意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恨與愛」在本書中，從頭至尾，始終在人性與神性雙方面擺盪的事實，彼此嚴重地影響着，並顯示其互爲因果的關係。換言之，恨某一人與恨某一宗教；愛某一人與愛一某宗教，其間的許許多多因素，都絕對不是偶然的。而且已經是更超越了所謂的善惡價值觀。

本書的體裁也很別緻。第一部，是以作者留書給其妻的方式，剖開了故事的縱切面。幾乎佔用全書一半的篇幅來舖敍流水賬一般的事件和心境。所以，對他周圍的人物都只做了點到爲止的交代。直到第二部，才用全書另外一半的篇幅來詳述幾組故事的橫切面，使得那些扁平的人物，再度從各個細節中凸出來。這是同樣採用第一人稱敍述而迥然不同的效果。最後，作者在結束本書時，引用兩封正反面對照的第三者信件來批判本書的主人翁。回復到「恨與愛」擺盪於人性與神性之間的無可奈何的狀態。

由於整本小說都是描寫一位老

律師魯毅對其家人由恨轉變爲愛的心理過程。所以，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作者在書中所着力描繪的幾個階段：

㈠**恨的理由**

本書主人翁魯毅對其妻與子女的恨，具有非宗教的，與宗教的兩方面根由。前者只是一種愛的錯愕。正如其子胡柏所說的：「爲了她少女時代一般簡簡單單的情史而恚恨不已。」但，這只是潛在的因素。其表現在意識層面的恨的理由，是對教徒的虛僞楷模的厭憎。爲此，他立意要直接攻擊其妻子的宗教信仰；間接取笑他們與信仰相背謬的言行。甚至連細枝末節都不願輕易放過。

㈡**恨的動向**

有了上述雙方面的恨的理由，主人翁魯毅便以大量的遺產，以及十分嚴厲的自律與對情慾的克制，做爲有力的後盾，開始行使其支配、擺佈與控制其家人的權力慾望，來推動他的鬱恨。他之所以選定此一恨的動向，主要的是爲了對自身老弱病死的恐懼，求得一種反作用的心理平衡。並從而肯定自己在死亡線上的存在價值。同時，這種價值判斷也是與其妻子信奉永生的宗教觀相背逆的結果。所以，當他向私生子羅勃說出底下的話時，是多麼趾高氣揚：

「我像一個瘋狂的神祇，其方式無人預知，而他却背叛了這位神祇，神的手擱在他的肩上，讓他走開，然後又重新將他召喚回來……他閉目張口，頹然如喪家之犬，他的耳朵垂下，四足交抱，我扔給他一塊骨頭，他啣走了！」

這是恨一種宗教的終極，把自己置身予另一個至高無上的擬神化的地位的滿足感。

㈢**恨的發洩**

本來，妻與子女是遺產繼承權的當然受益人。如果人到老死之前，還有辦法主動將其龐大遺產繼承權轉移到別人身上的話，那麼，還有什麼怨恨的發洩會比這更阻擾與折磨他的妻與子女呢？本書主人翁魯毅採取這種恨的方式，對於有宗教信仰背景，而仍覬覦着遺產繼承權的妻與子女來說，實在更具有雙重的痛苦與壓力！

㈣**恨的妥協**

恨既然如上述已經明顯而强烈地表現在具體的事物上。那麼，恨的結果，總是期待着被恨的目標一直退居到無法招架的地步，他才會滿足而干休。但是，魯毅在這個恨的顚峯過程中，却遭受了雙重的失

敗。使他不得不有所妥協。其一是轉移繼承權的挫折。首先，他所偏愛的瑪琳奈之子路珈「失踪」了。接着，對自己私生子羅勃的無能也感到絕望了。以致，他的遺產繼承權終於無法旁落在他人身上。其二是其妻依莎的突然暴卒。他在潛意識中，本來始終嫉恨依莎的健康，時時刻刻都打算在自己先去世之前要好好報復她一番。以達到他的死亡之勝利。不料，依莎却突然腦溢血先他而逝。於是他所要千方百計報復的恨的原始目標頓時消失了。這種命運的反諷，促使了他那熾燃起來的恨火，終於又落寞地自生自滅了！

㈤愛的轉變

恨的對象與目的一旦消失之後，恨往往就轉變爲愛。這是一種補償作用。由於依莎臨死以前在壁爐中未曾燒盡的紙片所顯示的愛之秘密，使得魯毅的良心掀起了對亡妻的虧欠。於是，愛，便漸漸的從非宗教性的轉移到宗教性的象徵。魯毅每次對路珈與小瑪利的追溯，便充份流露出屬於宗教的崇高而聖潔的摯愛。這裏面，蘊藏着諸如「葡萄樹」、「麥穗」、「靶」、「蛇」、……等等與聖經有密切關聯的隱喻。甚至，連路珈、瑪利等名字也都令人想起聖經上的人物。尤其是瑪利那種以「擺上一座聖母像爲最大樂事」所給予魯毅的影響，更具有明顯的啓示作用。

㈥愛的實現

愛，發自人的內心深處。有了愛，就必會有內省的覺醒，做一種自我的尋求。於是，魯毅感歎他活了六十八歲才恍然大悟地發現了半個世紀以來，除了那個「非我」之我以外，他並未在內心深處找到什麼。他說：

「那些我該愛的人都死了。那些死者如果活得長久一些，或皆可能愛我。至於那些活着的後死者，我已不復有時間，有力量，爲他們奔馳道途……。」

魯毅到了這種地步，便設法全心全意去瞭解子女，扣開他們的心扉。毫無吝嗇地給他們繼承所有的遺產。即使對待僕人的態度，也改變得令人難以相信！

㈦愛的昇華

在這同時，魯毅却對自己說，人需要點力量。需要另一種與自己心靈相結合的內助的力量：

「好像有那麼一位，我們在祂的體內和祂是一體……有那麼一位，祂會做我的見證人，他會使我在精神上擺脫罪惡的枷鎖。他會負起

了……。」魯毅迫切地又說：「我有一種慾望，其本身或卽是一種祈禱。」

於是，他的愛開始昇華了。結果，他在完全表白畢生所行所是之後，終於如願以償地在臨終之時尋獲了「那個偉大的愛者，祂的可讚美的名字。」——上帝。因此，他除了以全部所能付出的愛心去愛人之外，又以那種昇華爲宗教的聖潔的愛去愛眞寧——那個由於跟他靈犀相通而被誤解爲精神失常的外孫女。甚至以整個殘餘的生命之火光去影響和改變她的人生觀！

以上七點，就是本書主人翁魯毅由恨轉變爲愛的全部心理過程。但是，本書作者在其故事結束之後，又附上了兩封見解迥異的第三者信件，從兩個相對的角度去評量魯毅的自白。第一封是他兒子胡柏寫給他女兒珍尼薇的信，那是反面的批判。認爲「完全用不着讚美感謝他的仁慈。」因爲他「將他的失敗轉變爲道德上的勝利。」同時也否定了他的最後皈依宗教，並從而斷定這個老人患了間歇性的精神錯亂。在他死後還一直不肯去諒解他。第二封是他的外孫女眞寧給胡柏的信。這是正面的評估。認爲「他死前數日爲偉大的光輝照耀。」並且滿含懺悔之心去爲他辯解：

「你指斥他模糊不正常的宗教信心；但是，我告訴你，他曾有三次會見加萊的神父，一次在十月末，兩次在十一月裏。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不接受本堂神父的見證！」

當然，魯毅之所以獲得心靈上的整個解脫，乃是因爲他把那個盤旋在心中的罪惡的「毒蛇之結」，完全拋棄了的緣故。然而，事實上，其他人們心中或多或少的也都有那個「毒蛇之結」存在，只是人們都不願去內省，不肯承認罷了。唯其如此，人類的恨與愛，才會在人性與神性之間擺盪不已。卽使魯毅死後，他的子嗣也無法避免這種擺盪。因爲這種擺盪的中心點，正是那個人們不肯丟棄的，充滿自私、貪婪與怨恨的「毒蛇之結」啊！

本刊電話
5816283